



恋 谍

(英) 特·奥尔布里 著

印明华 译

团结出版社

谍 恋

(英) 特·奥尔布里 著
印 明 华 译



团 结 出 版 社

谍 恋

*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1988 年 (32 开) 第一版

1988 年第一次印刷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6

ISBN 7-80061-018-7/I·5

00210 (平) 定价: 2.10 元

1

初春的莫斯科。

郊外是那么美，到处盛开着鲜红的罂粟花和白色、蓝色的矢车菊，嚶嚶的鸟语打破了树林里的宁静，连四周的风都是醉人的。他们依偎在一起，坐在草地上，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他们的举动是城里公园里的一对对青年男女所绝对不敢公开有的，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敢随心所欲。这里距市中心有三十公里，而距外国的环城公路还不到十公里。

那姑娘大概是为了这次幽会，提早换上了一身夏装。此时，那条薄而长的裙子已经撩到了腰上，敞开的内衣染上了嫩草的斑斑点点的绿汁，裸露的身体在春日的阳光下泛着一抹柔和的白光。

她大口大口地喝着伏特加，浑身的热气好象从她的衣裙里往外散发着。

那男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搂着姑娘的双手上下不停地抚摸着。

姑娘的头向后仰着，于是那一头淡黄色的长发，如同瀑布一样，披散到她的肩上。看上去，她已有二十岁左右，然而她那稚美的面庞依然象中学生一样天真可爱。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美貌和对异性的诱惑力——一双蓝蓝的大眼睛迎着阳光微闭着，长长的睫毛象是一把小毛刷，铺盖在眼窝里，印成一个弧形，美丽而且动人；那柔软红红的嘴，虽显略大了一点，可在那上方端正的小鼻子，却长得完美无比。每当她喝下一口酒时，那喉咙的翕动，就象小鸟鸣啭时一样。

他望着她天使一般的脸，心头掠过一丝遗憾——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为什么生在一个地位底下的普通人家中呢？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他见过她父亲的照片，那是一张典型的小职员的脸。她的母亲长得很标致，然而，除去遗传给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和丰满的乳房之外，几乎没能给她更多的帮助。她的童年没能和其他姑娘一样，享受家庭的温暖和良好的教育。

姑娘把最后一口伏特加喝光，然后将空酒瓶扔进旁边的草地。她转回身，端详着他的脸，然后把目光移到他的双手上。此时，他的双手还在不住地揉摸着她的乳房。她的目光在他的双手上停留了片刻，然后重新移到他的脸上去。她说不清她的感觉，只觉得这男人和其他的男人不一样，她乐于和他在一起，让他任意抚弄——

他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一倍还要多，然而在她的眼里，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美男子。在她的心目中，最美的男人就是英国的电影明星哈里森，可眼前的这个男人俨然就是他的化身，对她来说，具有着同样不可抗拒的魅力。他的一双眼总是在笑，这笑足使任何女人一见就能扫除心里的所有疑惧；他那凸起的额骨和结实的下巴，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就连他那黑白相间的波浪式的自然发型，也会让女人见了倾心。

她叫叶连娜，是莫斯科郊外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男人们过夜，这大概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只记得，长到十五六岁时，男人们总是用火一样的眼睛看她，有一次，本村的一个野男人用甜酒灌醉了了她，并占有了她，从此，她染上了恶习，男人们的一点小恩小惠，就能使她脱光衣服，任他们随心所欲。她没有感情，也不懂得什么是感情，因为在她周围的世界就是这么个样子。

现在她身旁的这个男人叫维克托·克拉辛，他是一位著名的演员。自从他们邂逅相遇，维克托·克拉辛时常把她带进莫斯科。叶连娜开了眼界，生活开始了新的转折，她观看维克托·克拉辛在剧院和电视里的演出，听收音机里他演出的录音剪辑，随他去参加宴请、晚会，在他的安排和鼓励下，她进入了初级表演艺术学校，虽说未能完成学业，但她还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叶连娜变了一个人。她有着天生的语言才能，在不很长的时间

里，法语和英语都已讲得十分流利，她正式进入了莫斯科的社交界，而且很受上层男人们的注意。

维克托·克拉辛对于变成了莫斯科人的叶连娜并没有采取垄断的态度。可是叶连娜却一改过去，避开了向她走来的所有莫斯科男人。是她懂得了感情么？也许是这样，然而，她在莫斯科不能不依靠他，因为她没有居住许可证，这就意味着除了和他在一起，她不可能租到一间房子或在什么地方过夜。

此时，叶连娜依然微闭着双眼，春日的太阳在她的眼前变成了一个桔红色的光环，这使她想起了维克托·克拉辛公寓墙上挂着的一张油画。那张油画上的太阳，就象一朵又圆又大的向日葵，完全变了形，不再象太阳。

“今天的天气真好。”维克托·克拉辛说。

“是的。”叶连娜仍然合着眼。“好的不能再好了。”

“今晚你一定要看我的演出么？”

“一定要看的……”

莫斯科英国大使馆。

詹姆斯·霍尔特先生坐在双人床的边上，随意浏览着一本哈迪体育用品公司的新商品目录。他很喜欢上面的一种新型钓鱼杆，然而他不能接受它的价格。他把书合上，扔到一边。看上去詹姆斯·霍尔特已有四十多岁，红头发，蓝眼睛，苏格兰人特有的雀斑和红润的双

颊，再加上他那修饰整齐的小胡子，使他显得依然很年轻，并且很有风度。

妻子走进房间。詹姆斯·霍尔特看着她柔嫩的脖子和白细的双肩，朝她微微一笑。

“你在笑我什么？”

“你很漂亮。”

她摇摇头说：“这完全是一个外交官的词令。”

“和往常一样，你总是对的。”他望着她点点头：

“看你这身装束，真象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准备去参加第一次社交活动……”

妻子一双褐色的眼睛注视着丈夫，然后温柔地说：

“我知道，你是一个洞察力十分敏锐的人……”她朝他走过去，挽起他的胳膊，向门外走去。

她深深地爱自己的丈夫，爱他的聪明、机智、热情……总之，她爱他的一切。人们都称赞詹姆斯·霍尔特是坚强中最坚强的苏格兰人，然而最了解她的人是他——他应该去当神父，不应该是战士，更不应该做一名外交官……

午夜，克格勃总部的某个电子控制中心。

一名中尉正注视着控制仪表，他面前的几台录音机正在运转。这些录音机，正在通过暗藏在大使馆里的超微型麦克，无线监听复录那里的一切谈话。

三号录音机正在录着某国商务参赞处里商务参赞在

与一位来访者的谈话——他去夸耀自己刚刚参加完法国大使馆为欢迎英国大使所举行的酒会；他向来访者打听莫斯科的夜生活，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有刺激性的活动……

五号录音机录的是某国大使在向他的秘书转述他参加招待酒会上的谈话和有关情况……

二号录音机里转动的磁带，正在录下某个国家大使在自己的公寓里，正在进行房事的窃语……

象所有驻在莫斯科的其他大使馆一样，英国大使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随时都受到监听。在正常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由克格勃三处负责，然而，四个星期之前，这项工作转到了一处，而且调来了一个“英语特别班”执行这项任务，由此可见，近期对于英国大使馆的监听已非同一般，肯定是有了比较重要的任务和明确的目标。

克格勃瞄上了英国大使詹姆斯·霍尔特。

虽然克格勃总部已迁到远离市中心的环城公路旁的新大楼里，但是它的高级官员们依然怀有旧情，时常使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旧总部，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更喜欢在这个地方开会。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深红色的墙纸和漂亮高大的窗户衬得屋里很豪华。室内光线充足而且柔和，大壁炉的对面是一张圆桌，上面摆着几种水果。

桌旁坐着四个人，当门打开时，一个正在作记录的

人抬头看了看，向迟到的人点了点头，然后又继续写下去。这人是克格勃上校索洛维约夫，他是今天会议的主持者。

迟到的人是维克托·克拉辛。一个著名的演员，散慢是他的典型性格，谁能否认，对于天才的演员来说，出场晚或许是因为他有着一种重要的感觉。

其他的三个人似乎很生气，可索洛维约夫似乎是能够理解维克托·克拉辛这种人，所以他并不生气。此刻他放下手中的笔，把文件推向一边，抬起头打量了桌旁的所有人，然后随便又严肃地说：

“桌子上有茶、咖啡和水果，各位请自便。这次会议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现在可以记录，但在我们散会离开这里之前，必须把它们全部销毁。”

索洛维约夫上校就是这样一种专横的人——他讲话时不看桌旁的人，因为他不需要征求他们的同意。他靠在椅子上，双目微闭，头向后仰着，仿佛在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他继续操着含混不清的格鲁吉亚口音说道：

“八个星期之前，总部收到我们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詹姆斯·霍尔特还有八个月的任期，到时将被召回伦敦。”索洛维约夫睁开眼，俯身向前，把双手放在桌上。“从现在起，我们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了。这份报告很重要，它的可靠性已被两个星期之前葛罗米柯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一次谈话所证实。

“在这次谈话中，葛罗米柯对驻莫斯科大使说了许多赞美的话，这充分暗示出，大使离任回国后要任新职。根据有关的情报分析，他可能要出任首相外交方面的私人顾问。”索洛维约夫停顿了一下，沉默了片刻，以示他讲话的重要。然后他接着说：“我们希望这个人站到我们一边来。在仅有的六个月时间里，我们要使这个愿望成为可能的现实，这就是我召集这次会议的原因。”

“我现在把我们掌握的有关背景材料告诉你们。”索洛维约夫打开文件夹，看了一下，然后念道：“詹姆斯·霍尔特一九二〇年生，在曼彻斯特普通中学受过教育。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在苏格兰步兵团服役六年。复员时少校军衔。后在汉诺威管理委员会有较高的职位，在调任外交部任西欧事物特别顾问时，娶了一个法国女人阿黛尔·德·梅西。梅西是一位富有的，具有影响的金融家的女儿。詹姆斯·霍尔特没有遗产，婚后他加入了伦敦商业银行，就欧洲投资问题为银行和银行的委托人做顾问，两年半之前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苏联大使。”

“这是些扼要的情况，这里有关他的详细情况以后你们可以认真看看。”索洛维约夫向维克托·克拉辛挥手示意：“现在我很愿意听听演员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我对大使夫妇都很了解。”维克托·克拉辛回答

说：“夫人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法国女子，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她对戏剧、绘画、诗歌都很有兴趣，并有很深的造诣。至于大使本人，我看他既不恨我们，也不爱我们。我很想看看他给伦敦的一些报告，我想他一定是走中间路线的。”

索洛维约夫点了点头，朝对面坐着的人说：“谢尔盖，把背景材料的副本念一下。”

谢尔盖·库兹涅佐夫看了看维克托·克拉辛，然后又看了看索洛维约夫，最后把目光转向文件：“首先是詹姆斯·霍尔特的新任命问题。在最近十四天里，我们收到了重新修缮装饰首相秘书办公室的指示的照相复制本，一切迹象表明，秘书办公室在重建之后，首相的咨询机构将要启用一些资深历广的人。修缮完工的日期是明年二月，这符合我们已经得到的有关大使阁下就任新职务的日期。

“大使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但他是首相学生时代的朋友，除去在军队服役的那段时间外，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收到的许多报告都证明，首相经常就国内外的一些重要问题，征询詹姆斯·霍尔特的意见。虽然首相与他之间有着这种特殊的关系，然而詹姆斯·霍尔特并不支持首相的政党。事实上，詹姆斯·霍尔特对两大政党都进行过十分尖锐的批评。外交官和文职官员完全不同，他是在首相强令之下，才出任驻莫斯科大使的。

“詹姆斯·霍尔特服役的步兵团叫‘黑卫’，在我们有关的存档照片中，有他当军官时的相片。

“他酷爱体育运动，我们没有档案记载，有关性生活，除去他的婚姻之外，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情报。”

谢尔盖·库兹涅佐夫放下文件，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我们调查了他的所有财产。他在巴克利银行腾布里奇韦尔斯支行有帐号。四天前，他的存款数是七千四百镑，活期存款七百一十镑。他在腾布里奇韦尔斯郊外的一个小村里有一所房子，价值三万五千镑。这所房子雇有一名女管家和一位兼职的花工。按照现在的职务，他退休一年要拿七千镑的养老金。”

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停下来，用征询的目光望着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没有作声。

“我们用钱试过么？”维克托·克拉辛问：“索洛维约夫同志。”

索洛维约夫似笑非笑地点点头，并说道：

“我们曾经送给大使夫人一架照相机，那是为了祝贺她在莫斯科过第一个生日；去年革命节，我们送给她一块金表；还有一个非常贵重的圣像，那是祝贺她去年生日时送的。我们在伦敦的情报人员进行过核实，所有这些礼品和正式非正式送给大使的礼品，在外交部都有清清楚楚的登记。

“我们要求他帮助我们在伦敦的贸易代表团，让新

型的十二米机动巡航船在英国下水，为此，把一艘登记在他的名下，并为这艘船支付了三年的停泊费。然而，他把这一切都公开了，并把船转赠给有关团体。

“由此可见，他是十分谨慎小心的，根据有关的情报，我们可以肯定，用金钱是收买不了这个苏格兰人的。”

“现在你讲了，本来我也要谈到这一点的。”维克托·克拉辛点点头，说：“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他也不是一个同性恋者。索洛维约夫同志，你最好是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们，不然我们不但找不到头绪，而且无法把握自己的行动。”

“主席团小组委员会指示是，不但要詹姆斯·霍尔特对我们有好感，更重要的是要他对我们承担某种义务。”索洛维约夫说：“委员会强调，此事一定要办得绝对慎重。这次行动，是非军事行动中最为重要的，与其他任何行动相比，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因此，我们随时可以得到需要的物资和专款。我们对大使这样重视，不仅是因为他对首相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目前英国的国内形势。列文对英国的政治形势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现在让他简单扼要的介绍一下。”

索洛维约夫向一个身穿克格勃少校军服的矮胖子挥了挥手。矮胖子就是列文，他点了点头，不用任何草稿，就讲开了。

“我现在要讲的观点，是特别勤务处的观点。他们

的意见是，当前在西欧，英国是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种情况是逐渐形成的，可是这未必是出于全体人民的愿望。

“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我们扩大了对工会、中间人物和政治家的影响。我们对这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地施加压力，事情进展的十分顺利。目前对工人的管理、对税收、对公司国有化以及对报刊的审查和控制，根据法律都有微妙的改变。然而我们现在发现了来自议会和人民方面抵抗的一些迹象。多年来，这个国家议会的表决，两大党一直保持着五十票对五十票的均衡，这个平衡一直没有被打破。不过，当前反对立法的情绪在增长，反对党在补选中和地方政府的选举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首相在他的政党的左右翼之间，总是假装保持场势，然而整个形势对他并非有利。反对党近两年来虽有被瓦解之势，但现在他们正东山再起，得到支持。许多报刊正在四处搜集材料，准备揭发丑闻，来反对左派。我们局里的意见是：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首相在这种压力下很可能辞职或提前举行大选。可我们，至少需要十八个月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巩固我们的利益。”

列文讲完，审视了一眼职业演员维克托·克拉辛——这个并非职业的克格勃。

克拉辛对列文不信任的目光很敏感，他噘起嘴，生气地耸了耸肩说：“同志们，英国对我们果真具有那么大的意义么？”

“是的，我的朋友。”索洛维约夫清楚、响亮地回答。“我们在意大利和法国有很大的共产党，什么事情也难不倒我们。现在我们终于在英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几乎控制了所有势力、所有宣传工具和所有的运输工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公开革命的方式，在两个月内控制英国，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一下子就会失去欧洲的许多地方。如果按我们现在的计划去进行，平稳而不引人注目，那么欧洲的其他地方也会随着走同样的道路。目前我们需要的是时间，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

“詹姆斯·霍尔特大使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但他可以成为我们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武器。当懦弱和野心勃勃的人同时受到压力时，那些表面上持中立的意见会受到多数的承认，关键的时刻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他们走我们的道路，小组委员会决定，要尽一切努力，让大使先生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会场上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你说的话是真正让他站到我们一边，还是只求让他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维克托·克拉辛问。

“你问得很好，维克托。”索洛维约夫点头表示赞许，并接着说：“我们认为第二种情况是不难达到的，但我们真正的愿望是第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这次行动。小组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决定使用各种现代技术和手段，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为了这项任

务。”

“这么说，你是要叫我来演这出戏？”维克托·克拉辛笑着说：“索洛维约夫同志，是这样吧？”

“正是这样，克拉辛。”索洛维约夫用一块优质的手帕擦了擦手指，连头都未抬说：“你有什么想法么？”

维克托·克拉辛半弓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把两条腿伸向桌旁，双手放进口袋里。他的牙齿微咬着下唇，似在思索着什么，片刻之后，他说话了。

“无疑，我们这次要动用‘燕子’，不能用钱。那么用什么样的姑娘合适呢？”克拉辛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认为这只‘燕子’一定要非常象他的妻子。她必须是文雅、有教养、有主见、有天才的浅黑型女郎，并且要长的非常漂亮，具有魅力。一般地说，男人们喜欢同一类型的女人，而且是越年轻些的越好；要不然，他们就完全相反，喜欢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就我分析，詹姆斯·霍尔特只要有机遇，一定会努力寻找同样类型的女人。”

“那么你想谁去担当这一角色正合适呢？”

克拉辛突然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双手合在一起，仿佛是在祈祷。他在思索时，又把手指尖触到嘴上，双目聚精会神凝视着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灵魂似被抽走一般。

屋里的人都沉默着，持续了好一段时间。